

3rd Mar.

Dear Edmund,

我收到了你寄來的賀禮。我或許不會明白表示，但不得不承認你十分瞭解我的好惡……謝謝你，埃德蒙，我很喜歡。然而不免俗地，我仍然得說你無需這樣費心，僅僅是一句祝賀便已足夠——這不是客套話，我一直如此。

當然，等你回來，行李還沒整頓好，你就會見到桌上擺著回禮……喔，我突然驚覺這個模式似乎不會有消停的一天，就像被弄亂的線團，永遠找不著起頭和尾端，這過程卻是令人意外的有趣。

寒暄至此足矣，讓我切入正題吧。

愈是臨近就職日，愈是不得安寧。我總是習慣不了周遭過剩的目光，但我也從未思量過它的影響力，後果竟能嚴重到如此地步。

耳目靈通的你，肯定知道輿論正沸沸揚揚地談論什麼話題，甚至比我知道得更深更廣，於此我就不多加贅言。現在的議院和執政者想得到我的答案，利用媒體搗風點火，令民眾也跟著好奇起來，即便多數人根本不明白議題的核心是什麼，就好比亂槍打鳥一樣。

每日每夜，公司外頭總有大批人群聚集，探頭探腦地記錄著任何動靜——對了，用你曾經說過的誇張比喻來形容，我的一個呵欠都能讓他們大作文章、寫得像是要世界末日般。而一週之後，不知怎地連自宅都沒能倖免於難，我頓時多了好幾十位門者。

偶時看似落得風平浪靜，結果卻只是又一次的偽裝。紳士們摘下禮帽，微微欠身，親切的笑容和眼神拚命地揭棄其善意，他們的言行不帶算計，可那如荊棘般的禍心顯而易見，似要破殼而出。

他們迫切地試探、渴求，彷彿這是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事。他們總說：

“Mr. Doulton, they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opinions.”
“You should speak. You should speak and take sides.”

我說，我不選邊站。理由是我尚未就任，這個法案通過與否，並不在我的掌握或權限之中。

我如實地告訴他們，好多次，但是顯然，這不是他們期望的答案。因此，我的聲音依舊如同此前的沉默一樣，變成了高昂合奏中的不和諧音，格格不入的詠嘆調。所到之處皆有人圍著我轉，唱著：*“You should speak and take sides.”*

你可能不樂意聽見這種話，就連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竟會萌生這樣的念頭……埃德蒙，我想我無法勝任這個職位、或者適應這個圈子。不過，我沒有退出的意思，畢竟我已一腳踩進這灘淤泥；我只是想不通君主命我入議會的用意，我只是……有點害怕，怕我不能達成你的期待。

唉、看哪，我甚至搞不清楚寫這封信的目的何在。就當作是我半睡半醒，說著含糊的夢囈吧。

季節即將進入孟春，天氣應該要漸漸暖和起來了。你遠行的這段日子，不知是否無恙呢？我有時會想起你泡的茉莉花茶，挾帶著庭園玫瑰的清香。

時間匆促，未予盡言。
願你此行一切安好。

Sincerely,
M

13th Mar.

Dear Michael,

東西順利送達再好不過，但比起這個，收到你的回信更讓我欣喜。你或許沒有發現，特定的幾個字句間隱藏著蛛絲馬跡，那是你罕見的幽默感被輾碎灑在了裡頭，想必是在耳濡目染下，受了我的影響吧——哈哈、說笑的。

這裡什麼都好，就是少了一個人。因此你所做的全部，我都滿懷期待。

信裡提到的事情，我的確聽說了，謝謝你告訴我。以前我不常提起議會內部的事，無庸置疑，我也理應在這之前和你談談，只是這次的行程安排得太倉促，當然其中也有我的不慎和思慮欠周。有些內幕不方便寫在這裡，目前我能說的甚少；再者，聰明如你，心裡肯定明白得很，諸多事情不必我浪費口舌。

這是你的政壇處女秀，受命時間又不可思議地與下議院選舉相近，那些人放放風聲、測測風向的行徑見怪不怪……喔！說個有趣的小知識，別看我們兩院表面上波瀾不驚，其實從來就沒有和平過。再說了，誰叫我的閣下出身和地位都與眾不同呢？所以，客觀而言，你不必在意。至於其他的，就留待我們見面吧。

連日不眠不休的雪意和春寒，方才總算放晴了。那一定是因為我寫信的對象是你，米迦爾。

吾友，我能窺見你的疑慮，想當然，你知道我也有手段可以輕易地消除它們；然而我沒有行動、亦不打算這麼做，都怪我太過瞭解你，如同你也太過瞭解我。即便如此，我還是會說，只要你開口、我必然義不容辭。

米迦爾，你認為這不是你想做的事，對吧？所以你才會有那些想法。但是親愛的，你還記得嗎？那些數不勝數、遙不可及的傲人成就，你說「沒有一項是你想做的」；你總說這是你該做的、那是你該做的，所以你做了。埋頭幹著，彷彿再也沒有任何事物阻止得了你的步伐。

要摧毀並重建自己的想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，尤其是那化成心魔般、根深蒂固的信念。可是如此一來，那些迷茫肯定就煙消雲散了，屆時你甚至會沒有餘力回想這段微不足道的插曲……前進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，我這樣堅信著。

啊、要是不成功，我這裡還有幾千幾萬種方案任君選擇，只是我猜沒有一項會是你喜歡的吧、哈哈。

費里在這個時間讓你進國會，確實有他的特殊考量。你無法避免其他人追求自身的政治價值，把你當作棋子安排和使喚，可相對地，你也並非不能控制。不過放心，費里的行事手段不會過火，我想你也相當清楚他是個怎樣的君王。特別是對你，米迦爾，他不會為難、更不會虧待。

而我……從來不覺得你辜負了我什麼，不如說，你總是令我大開眼界。新鮮的點子、新鮮的體驗，宛如電擊般震懾著我的身心，連綿不止，我能把倫敦惱人的霧雨都看作是

你帶給我的靈感。就從我們相遇的那一刻起，過去的日子皆是如此，現在是、未來也會是。

米迦爾，願你能成為自己期望的樣子。
我時常想起你。

Sincerely yours,
E

16th Apr.

Dear Edmund,

我咀嚼著你的話，按照你的建議做，結果……你說的沒錯，埃德蒙。你是個天才。

很抱歉過了這麼久才回信，或許令你擔心了。剛上任的議會工作比我預想的還繁雜，而那些報章雜誌、電視採訪又整日追著不放，你應該也看到了。直到這兩天情況稍微緩和下來，我才有機會好好地給你寫信。

若說這段期間無事發生，那是騙人的，但是多虧了你，我想那樣的念頭不會再任意浮現了。而每當我又脆弱得引起自我懷疑，我往往會重新拆開你的信，反覆細讀著。

謝謝你，埃德蒙。

你對我的評價和描繪，老是令我不知道該做何反應。我想，即使秋波掃盡詩篇和星空、裸足踏遍春泥雲霧，也未必能找到另一個像你這樣的人。你說的每字每句、你的語氣和眼神，無時無刻不在試圖挑動我的心弦，我總是沒輒、卻又心甘情願地由著你來。

哈……講這些實在太彆扭了。

總之，謝謝你成為我的朋友，埃德蒙。我真的很感激。

後院的整修工程就快結束，配合即將到來的夏季，我這次稍微花了點心力設計流水造景，你送給我的新品種玫瑰也已經開了三、四成，屆時我再親自邀請你蒞臨吧。

願你此行平安。

Sincerely,
M

24th Apr.

Dear Michael,

很高興收到你的回覆，能幫上忙真是太好了。

縱然書信往來可以窺知你前所未見的面貌，我卻發覺自己似乎難以承受。心臟砰砰狂跳、思緒飛躍猛進，最終所有東西都亂成一團，我的理智清晰，同時又像個盲者在曲徑迷宮裡失向……無論如何，我依然覺得自己無比幸運，感謝老天讓我找到了你。

出訪任務如期完成，順利的話，我會在選舉日前夕回國，等你收到這封信時，我應該已經在回程路上了。聽聞你公開地表示將會出席議院的選後晚宴，希望你沒有改變心意才好，我有好多趣事想趕快跟你分享。

白天還得進宮一趟，所以我們就在宴會上見吧。二樓東南邊的轉角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設計缺陷，那裡可以盡覽一樓交誼廳，但底下的人不容易發現上頭，足夠隱密，我想你一眼就能看出來。

如同我的第一封回信裡所說，「你所做的全部，我都滿懷期待」，當然也就包含了你準備遞給我的驚喜、以及院子裡的那些花團錦簇。說到這個，我最近對水仙品系產生了興趣，可惜現在的氣溫不合適，想要更長的賞花期，恐怕得到明年初——老天，我已經等不及了，米迦爾……

我等不及見你。